

小议《伤寒论》的救命方和治病方

耿 昊 指导：葛 琦

中图分类号：R222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5-7145 2002 01-0051-01

仲景《伤寒论》方，方义精卓，药少力专，历经古今临床验证，为后世医家推崇倍至。仲景之方魅力无穷，下面仅从其“救命方和治病方”的角度切入，以窥其端倪。

何谓救命方？病人病势凶猛，病情严重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汤药入口，必求顿挫病势，缓解病情，救病人于危难之中。所以选择药物一定要力大势猛，直捣病府，此为救命方。何谓治病方？病人病势绵延，或重或轻，或为气虚，或系精亏。然而虽有邪气，却无生命危情，此时立法方药一定要面面俱到。以平衡阴阳，调和气血为目的，驱邪扶正，随证候不同加减化裁。这种需要较长时间服用的方剂为治病方。

例如：桂枝甘草汤证因汗出过多骤伤心阳，心阳虚则心悸而有空虚感。故病人双手交叉于胸，以求暂安。成无己曰：“发汗过多，亡阳也。”柯琴曰“如此不堪之状，望而知其虚也。”心阳亡失，心下悸动，此为心阳虚之重证，故成“不堪之状”。仲景以桂枝甘草汤急救之。方中仅此两味药，以桂枝辛甘性温，入心助阳；甘草甘温益气和中，两药相伍，辛甘化阳，使心阳复则心悸可愈。然而为什么不加姜枣之类呢？《伤寒来苏集》云：“姜之辛散，枣之泥滞，故非所宜，并不用芍药者，不欲其苦泄也。”故此方之义，重点在助阳强心而不考虑其他，体现了救命方与治病方的差别。正如冉雪峰所说：“西法医到心衰或脉搏与呼吸不应，必救急打强心针，此方为中法的强心剂，即西法的强心针，最后十五分，勿得差越，加减出入，先重后轻，着眼着眼。”更何况两药剂量都较大（桂枝四两，甘草二两），且为顿服。柯琴称其为“补心之峻剂”，充分体现“救命”之义。

又如干姜附子汤，治疗烦躁，白天重，夜间轻，但欲寝不得眠，脉沉微，无大热的肾阳虚证。本证多属阳气暴虚，阴寒独盛，残阳欲脱之危候，回阳宜急。此方加炙甘草即为四逆汤，也属回阳救逆之剂，

不用甘草，是不取炙甘草之缓恋，只取干姜、附子直捣之师，以力挽残阳于未亡。柯琴曰：“姜附者，阳中之阳也。用生附而去甘草，则势力更猛，比四逆汤为峻，回阳当急也。”喻昌更有“用附子、干姜以胜阴复阳者，取飞骑突入重围，擎旗树帜，便既散之阳望而争趋，顷之复全耳”之言，可见“救命”之意之急之显。方中附子虽为一枚，却是生用，而且是顿服，剂量集中，疗效更显。

同样是治疗肾阳虚的茯苓四逆汤证，却是一剂治病方。此方治疗恶寒、四逆、下利、脉微细，以阳虚为主，阴阳俱虚的烦躁。方中干姜、生附子回阳以救逆；虽然本证以阳虚为主，但姜附过于辛烈，必伤正损阴，况且本已有阴虚症状，故加入参益气生津。且姜附与人参配伍，回阳之中有益阴之效，益阴之中有助阳之功。茯苓，柯琴谓其“能补先天无形之气，安虚阳外脱之烦，故以为君。人参配茯苓，补下焦之元气，干姜配生附，回下焦之元阳。”甘草益气和中，调和诸药。纵观全方，充分体现了仲景“治病方”的思想。虽只有5味药，却是配伍精当，主次分明，各方面考虑周到，药少力专，起到很好的治病效果。

比较干姜附子汤和茯苓四逆汤，一个紧紧抓住主要矛盾，暂不考虑其他，专一回阳救逆，救病人于危旦之中；一个在处理主要矛盾的同时兼顾次要矛盾，既助阳又滋阴，祛邪而不伤正。两方都以四逆汤加减而成，一个是四逆去甘草，较四逆为峻，回阳当急；一个是四逆加茯苓、人参，较四逆为缓，固里宜缓。而两方精要之所在，便在“救命、治病”4字之中。缓急自别，加减之妙，见用方之神乎！

我们管中窥豹般地从“救命方和治病方”这一角度领略了仲景方的奥妙之处，也见到了仲景用方的一些思想。开方用药，一切以病人为主，随证而立，不可拘泥于陈规。“救命”与“治病”带来的启发，后世医家，不可不察。

（收稿日期 2001-06-28）

作者单位：300193 天津中医学院

作者简介：耿 昊（1980-），男，天津中医学院 98 级本科生。